



讀
昭
明
選

符命
贊頌
序辭
設對
論問
檄

洋学文庫
文庫 8
B 19
5



矢在絃上不可不發

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虞執事曰三月禊飲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于原
行摩以三月始生三女至三日而偕出一村以為怪乃招推問至水濱盥洗遂因水而獲
曲水之義起于此帝曰如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未足知臣請說其始
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浣濯故遂行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
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今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
帝曰善賜金五十斤

周書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啟至于丘中貝明不寢
帝王世紀曰湯即位遂上方亮

王文憲集序

舊傳

莫不物制清東遽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
唯神用者乎善言金殿王匱之昏无不制在情衷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動而包之故非王公
之絕境也然且不可究而及者且唯有神用乎言非邪也虛明亦之也余謂善淫不通

文選刪註卷之十

欽差提督紫荆等關易州兵備副使信安西泉余國賓總閱

保定府知府新城霽宇王象乾刪訂

檄類

喻巴蜀檄

漢書唐蒙通復即變中檄發巴蜀吏卒轉唐萬餘蜀人大驚上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巴蜀人檄較也喻波使節

司馬長卿

然知我情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即久矣時侵犯邊
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
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

微

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
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隸之長常
效貢職不敢愆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
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
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設巴
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
革之患單之患今聞其乃張軍與制驚懼子弟
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
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

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擐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
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
人懷如報私讐波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
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
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
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在傳土地於子孫行
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
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
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

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敷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表紹檄豫州

表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一篇眼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相國呂產專政內兼一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

魏志曰... 表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為表紹檄豫州...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 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相國呂產專政內兼一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

相國呂產專政內兼一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

魏志曹騰養子實
王季大原

鋒協善无注統曰
器相合故
好禍亂

契賊 魏志作
賊成也

五臣惟作推

文選

卷之九

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
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應前朝有忠臣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
騰與左官徐璜並作妖孽饗養放橫傷化虐民父
嵩乞白攜養因賊假位金輦壁輪貨權門竊盜
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閭遺醜本無懿德獠狡鋒協
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
官暴比方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弃瑕
取用故遂與操同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
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劔

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
郡太守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榮賊威柄冀獲秦
師孟明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
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
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者被梟懸之誅妻孥受
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
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陷
據無所幕府惟疆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
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

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宛土
 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君虜寇攻
 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違離局故使從事中郎
 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
 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
 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
 惡滅二方方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
 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負品而已故太
 尉楊彪典廕二司享國極存操因緣眦睚被以非

漢書曰莽欲奪氣
 夷三族皆至同坑以
 一處參并葬之如海
 野皆根毒之屬也

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
 邳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
 加飾加飾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
 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
 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
 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
 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
 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
 苛科方互設魯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

征

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
 怨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
 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
 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挽棟梁孤弱漢室除滅
 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犯公孫瓚疆寇桀逆拒圍
 一軍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
 引兵生舟比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
 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耳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
 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

屠各 中興書曰
 居塞者屠各種
 最強且衆

夏育出戰國家
 袁紹出長子譚為
 青州外甥高幹為并
 州

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
 以蟾蜍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
 宙長城出莊子之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聘良弓
 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
 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
 虜庭若舉炎火以燭飛蓬覆滄海以沃爍炭有何
 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
 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充豫之民
 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

為曹彰滅

揮 廣雅微幡也與
揮 揮通善曰

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
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
遲網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
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
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
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
篡逆之目區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列
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誘兵
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疆寇弱主違眾旅叛舉以

魏志曰張繡以軍功
稱遷至建忠將軍
屯死身列表合

此曹公檄諸軍
將校印與令皆孫權
而歸於漢

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
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
勢州郡不聽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
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
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
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
偏之難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孔璋

年月朔日尚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

發檄時

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幾而
 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因而能通智
 者之慮也漸漬於沈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
 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
 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誇簡墨辟猶穀
 卵始於草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王謂為舟楫
 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
 在網自嬰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

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
 刊南越之旌不迭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
 之訓兵樓公務述字會稽可謂疆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
 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
 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疆
 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
 瓦解冰泮淟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
 其胷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
 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

典畧巨公斬宣成遂
超走凉州

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如袁紹袁術
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鸚
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鈇首
腰分離雲散原燎固有才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
合聚續為叛亂阻三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
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鈇鷹揚順風烈火
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橈此皆天
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
約馬超逋逸并脫走還凉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

務五臣作旌

孫盛曰音浮復
音護

替虎河首同惡相救並為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
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
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
夷於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
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
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
王朴胡賓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
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鈇鋒若此
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

文選

卷之二十一

七

魏志曰胡漢皆封
列侯封魯及子
皆為列侯

擊先高
攬善師擊先
高

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
及胡漢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
胡漢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
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超之
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
於波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鷲鳥之
擊先高擄臺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
於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
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

相丁令屠各湟中羗熨寔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
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羗
巴漢銳卒討臨汶江搃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
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
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
為久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
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疆敵未嘗不務在先
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
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

良曰侯成小吏也
膠音留
善曰魏志云其曉
此言蓋有之也

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
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還討眭固薛洪膠尚開
成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阜舉事立功後討袁
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
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
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
攻逐袁熙者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
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
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

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
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
些言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
為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
而不覺隨波漂流與標俱滅者亦甚眾多吉凶得
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
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眾破敗奔走今乃欲當
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
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

文選

卷之十一

十一

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逋罪
下民所同讐辜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
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
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
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
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
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
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
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

陸賈新書曰有斧
無柯何以治之

漢施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
寶利器而並見驅逐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
濟相隨類多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尉羅賢
聖之德也鷓鴣之鳥巢於蒿苒苒折子破下愚之
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蒿苒苒諸賢處之信亦危矣
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入與眾無忌故
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
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
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量大小以存易亡亦

文選

卷之十

十一

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螭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返。闔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

魏志景元四年，今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軍維等守劍閣，距會移書檄蜀將吏。

鍾士季

遷鎮西將軍，劄文伐蜀。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

公羊傳曰：天子曰為春秋撥亂世及後亡。莫近于春秋。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人。

魏書：詔令征西將軍參文督諸軍趨甘松香中，雍州刺史蒯葛緒督諸軍趨武街，高橋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伐蜀。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謂之

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願懷遺志也。今皇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勛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波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襲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

魏三姜維趣上却
鄧艾之戰于段谷
大破之
又曰維冠于地陽都
艾破維于和

昔帝出軍
立牙之日吉氣來應
旗幡指敵或從凡
而禾金鏢之吉揚凡
清江敵軍之音婉而
唱是仍堂堂之陣
整整之旗此大勝之
徵也

舞千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
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
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
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在英才興兵
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
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弃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
川姜白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
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
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

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
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
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
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
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
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
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
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
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

武成

國語

文欽

害叛王雙賊還為戎首咨困偏禽獲欽二子還降
 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
 寵况已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
 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
 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訟市不
 廻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
 早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
 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二世得高祖迄武帝

阪道曰再馳管印
 皆蜀郡西郡也
 鄭玄曰斯言受張
 揖曰斯言李前國名
 版度曰蒲池夷之
 種也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
 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行隨
 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送駟定筭存
 印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
 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
 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
 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
 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
 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

之且夫印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應年茲多不可
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
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
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
罰不變服而巳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
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
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
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

三管解詰曰朕臚也
竹施及性子云股無朕
脛不生毛手足勝朕
常胎曰朕身生毛
也
應即云喔觀急促之
貌

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行
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
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
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
躬腠胝無肢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
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啞齷拘文
牽俗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
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
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夫之下莫非王土率

則下善有時晉按
於字上悲脫字

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
行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
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
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
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
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
不幸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
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
遺已舉踵思慕若枯阜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况

漢書音義曰以沫
若水為關也
張揖曰微塞也
水
柵水以為夷狄之界
又云微塞山道置
矣道縣屬越嵩
郡

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
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
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微祥柯鏤靈山梁孫原創
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既逝不閉習爽闇昧得輝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
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
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
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
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

七

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叔三王之德僅士且上

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音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啟閭靡徙。遷延而辭退。

對問類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蕪之鷓。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

朝發崑崙之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去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難類

答客

佳漢書曰：胡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以用位卑，以自慰喻。

東方曼倩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

良云：都居也。

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疆，失士者亡。故說得行，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

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安如覆行杆孟同意

廩倉澤及後立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奏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

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鶴鳴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

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中天有常度地有常形
 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
 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
 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大戴禮黜黜而前旒所以蔽明大戴禮黜黜而前旒所以蔽明大戴禮
 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救小過無求備於一
 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
 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
 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
 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

莊子曰以管窺天
 用錐指地不亦小乎
 說孔子建天下
 之鳴鐘撞之以筵
 豈能兼且音聲哉
 說曰是物也筵
 木枝也
 李巡爾雅注龍句
 一名龍鼠
 說文靡爛也與
 靡古字通善云
 龍云靡耳也服也
 德以自向後也

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實偶少徒固
 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
 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
 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
 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
 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猶是觀
 之辟由鼃鼃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
 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
 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朝分序

楊子雲

哀帝時丁姬凡明為大司馬傳皇后父封侯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

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朝雄

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朝其辭曰

客朝揚子曰吾聞上士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

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所人之珪儋人之爵懷

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舟其轂今吾子幸

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

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

東觀漢記公侯
紫發九卿青後

晉灼三黃國百大玉
堂小玉堂

善三拓落插原落
不諧偶也

十二
曹蕭晉秦楚守
齊陳唐鄭燕
六
齊楚楚韓魏

服虔三范難入秦
藏於東中

下談公卿自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

當頽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

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

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

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

客徒欲朱舟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

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

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

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

文選 卷之十 七二

蘇林之胡顏者
奇怪之辭也
又之連塞言語不
便利也吾謂連塞
插也難也
良曰微駭也制衣
裁也

環以道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資孟軻雖連塞
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陶
塗東南西北一候微以中墨製以鎖鉢散以
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
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
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戴徒垂纓而談者皆擬於
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
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
夫辭若江湖之崖渤海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

軍子傳說和楊
帶宗庸翁傳家
武帝以為三公
齊桓見小臣搜一
日三至不得見出
呂氏

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
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而秦喜樂
殺出而燕懼范睢以折習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
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
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
亦無所患故去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去治則庸
夫高枕而有餘夫上士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
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
不遇或立火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

文選

卷之十

小臣搜

善言推行趨也余曰
善言推行趨也余曰

善言推行趨也余曰
善言推行趨也余曰

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際蹈瑕而
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
捐客將相不悅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
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
士之士處乎今去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
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
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
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矍擊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

易地則皆然未
知優劣如何哉
倪文曰在壁曰蛇
蟻在竹曰蚶蟻

韓之能腰骨也則能
可拉也處亦骨也骨
按辭之能同古相通
骨辭也必不纏綿
向之書傳死頭背之
交音滑入囊之形狀
面上曰頰沫洒面

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
惟漠守德之宅去異事變人道不殊波我易時未
知何如今子乃以鷓臬而笑鳳皇執蟻蛇而嘲龜
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
不遇俞附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
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昨魏之亡命也
折骨拉骸免於徵索翁肩蹈背扶服入囊激印萬
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
匹夫也顛顛折頰涕唾流沫西捐疆秦之相搯其

大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七十四

應劭曰輅謂以木
骨以輅車也

金日磾張安世
訶屠漢史恭
史高

應劭曰天水有大坂
名曰離城且山堆像
有崩若作雲間
數百里故曰城墮

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

羊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

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造也。五帝垂典。三王

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

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敬。秦法酷烈。聖漢權

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

則淳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

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

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

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噴。雖其人之瞻智哉。亦

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

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

臺。西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

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

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 班固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

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

文選

卷之二十一

七十五

文子曰：聖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

善曰：是古沈字。孟康曰：變被也。

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暎，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鸞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滄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

如得曰：維首自竟之，自方言維竟也。

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繼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盡。雖馳辯如濤波，搗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適爾而笑曰：君質之言，所謂見盡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與之榮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號闕，分裂諸夏，龍

常昭曰擗摩也

項盛曰嗽口吟也
投曲投合歌曲也

服虔曰王霸富
國強兵是為三術

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颭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焮
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擗朽
磨鈍鈎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
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嗽發投曲感耳之聲合
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
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
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仁命漂說羈旅
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徽乘邪以求

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顛福不盈昔禍溢
於吉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
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
國說難既道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
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
濶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
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
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
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

爾雅曰前高後生
紅如覆敦者敦丘
又云決泉及出濫
泉丘也

蘇枝附葉著辟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
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
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矚所聞而
疑所覲欲逆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九監而測深
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
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佐成名
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
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主謀合神聖殷說夢
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

韓曰譚深也
應劭曰雅宮中
若謂之壺

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
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
語以興董生下帷蒞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
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闡先聖之壺
與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
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歎若
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
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
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

卷之八
七

文子曰不言之師不
道之直若或通
焉增之天符

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
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
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
乎。歷世莫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
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龜媒之。不覩其能。奮靈
德合風雲。超忽蒼而。隳吳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
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
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
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

吾山昭研范之
師計之也

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
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波列。
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辭類

秋風辭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
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
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舫兮濟汾河。橫中流

文選

卷之十

七

列女傳陶答子書
其極必哀來

今揚素波。簫鼓鳴。今發棹歌。歡樂極。今哀情多少。
壯幾時。今奈老何。

歸去來

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

聲下曰喜也。而熙字也。是明也。

郭先生書曰。今結。聊列騎。所安不遠。而。解復方丈於前。可。不。一。肉。少。殊。付。外。付。

相子。射。後。曰。且。致。失。者。也。力。古。何。見。遺。

琴賦曰。委性命兮。任去留。

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

文選

卷之十

三十一

毛長待傳舒緩也

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序類

毛詩序

善曰東語下商字夏衛人也翰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為魏文侯師

卜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

毛詩無化字

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

文雅

卷之十

三十一

故
毛詩
善始者王道興
惡之所謂始也

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虧，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

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尚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

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未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爰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

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

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頌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

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元凱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月。以月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

通篇十二段

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章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蓋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設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

用且字者三以起且節

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適之若江海之
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
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
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
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
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
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
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
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

集解序作起義在彼書本同上

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
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
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
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
譬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其
文見意舟楫刺稱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益而章書齊豹盜
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

集解序此作如五臣同

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
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
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
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
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
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
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
變退不守立明之傳於立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
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遠足自亂預今所以

為異專脩立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
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
去異端蓋立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
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
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
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遠以見同異分經之年
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
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
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

論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
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
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
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
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
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
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
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
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

之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
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
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
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
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
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應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
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
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
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

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
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
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
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
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
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
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
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
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

漢書序

皇甫士安

猶自序曰始志于
學自序曰始志于
生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
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
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
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
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
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
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
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日風二曰賦故知

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覃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駟馬。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

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景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

鄒太后臨朝詔作廣成頌以上自東漢書

徐廣史記注祖者字習之謂也

五音景作影

文選 卷之十 賦類

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氏以交禪比
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
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行考分次之多少計
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
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為
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
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
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
也哉

思歸引序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今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
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萬好林藪逐肥遒
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
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
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
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
有凌雲之操歎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
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

崇有思歸引蓋
古曲名
魏曰秦趙栢也

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
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
絲竹也。

豪士賦序一首

減榮緒晉書曰機惡習王固登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

陸士衡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
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
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
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寘蓋嘗遭雍門而泣琴之
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

女子曰譬君之在天
下亦為一物也然則
我亦物也而物亦物
也物之与我也有何
相物也

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
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
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
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
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
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盼萬
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
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
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

昭帝前七年書上
李曰大子二嗣考
武皇帝曾孫病
已可以嗣者矣
殆皆可

伊尹受書據經年
之說

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祔服荷戟
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况乎代
漢書相親至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敷然動興
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斷者必傷其手且夫
政由審氏忠臣之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
堪是以君爽軼軼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側目
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
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
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

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
嬰戮大夫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
以萬聖稷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
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
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饗大名以
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
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
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監守以崇
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

文選

卷之十

四十一

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隳
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妻笑古人之
未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
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
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
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徇高位於
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
孟孟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
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

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
賢洋洋之風俯冠末籍而大欲不之於身至樂無
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劬此之
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
巖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馱荼毒之痛豈不
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
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

祥也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漢飲於樂遊苑且祖道
江夏王羲之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命顏延年為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

拓跡無流必俟聖
賢出規志
昔南王冢瑤圖方
萬百中西書
揚雄河東賦函夏
矣夫

東觀曰孝明詔正
大梁官曰大子登官
晉謂肆疑為律
葉之律
司馬法曰國不容
八軍不容不入國

周壽常以八月輜軒
使按皇氏方言出
凡俗通
亡倫輜軒駟于南

在建安之八星步
次于寶維王仲官
思在賦
景胎曰經處也
河圖帝覽嬉曰立春
春三月從更青貞

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
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土貽統固萬葉而為
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規
同造物皇上以敷文承應景屬宸居隆周之下既
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流德於少陽主宰宣哲於
元輔碧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
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
子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砥令
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

遺於內輜車朱軒懷英振遠之使論德于外賴並
素毛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
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管居之君
內首稟朔卉服之首迴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饗俊
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
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
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
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
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獻洛

唯在賦曰闕水以成川良其闕流也

昔摛九詠曰雲龍
兮銜組流羽兮交
聲變玉色曰四上者

也
三
重
奏
衛
鄭
也

鄭中祀銅雀其西
有舊園

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闕巖
登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廡苑太洫懷曾山松石
峻坳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華翔驟之所往還於
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徽旌門洞立延帷接極闕水
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
亂緹騎搖玉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洲旋雲被以降
于行所禮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
虹旗委旆肴藪芬藉觴醪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
組樹羽之器二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

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喬殷至觀
聽鶩集揚袂鳳山舉袖陰澤靚裝藻野袷服縵川
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壽下禔百
福而慈稟和鑑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
揔駟聖儀載佇悵釣臺之未臨慨豐宮之不縣左
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展詩
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三月二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

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二日
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為序

見孫氏先王以作泉宗德

上海經曰大聖之野夏后於於夏曆九代馬乘三龍

善誕膺天命
管子天子曰世正曰方天頂曰圓曰明方曰幽善注
尚書大傳曰堯舜舜雅而之之數曰昭之玉
尚書王曰曰玄垂刻曰延喜之玉
劉義慶新日聯清

廣雅景照也昭也
五臣記作次
具及也
鄒切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覆履亦而負重
呂氏曰舜備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于德之情則禹門大行不為險矣
植子竹傷向聖賢之封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
呂氏曰愛敬尺於事親而後光耀加於百姓矣於四海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
駕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
帳望姑射之阿然宵眇寂寥其獨遠者已至如夏
后兩龍載驅瑤臺之上穆滿八駿始舞瑤水之陰
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
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
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華宋受天保生
萬國度邑靜庶丘之歎遷鼎息太阿之慙紹清和
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

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
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耀日月牢籠天地彈歷
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丞遠澤普汜而無
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具忘餐念負
重於春水懷御奔於秋駕可謂魏弗與蕩蕩誰
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儲后昏錯在弱
妙善屈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
範言炳丹青道潤金壁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闥而
齒雪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

洪業皇帝
三代之英風
山川設神理
私法含弘
重於春水
名秉靈圖
妙善屈質
範言炳丹青
齒雪愛敬

誰周考史曰八務所
竊位於蜀蜀人係永
乃託目自及以誅水
淨也引爾自坐日時
清目明
協律律官出漢各
李延年為協律都
尉
物章禮官出魏志
明帝立物官觀
明帝嘗嘗之觀
後善文者充之

趾宗固磐石跨展昌姬韜軼炎漢元宰北肩於尚
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
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芾斯皇室家
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
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
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寘之然既缺適輻之
疾已消興廉舉孝歲貢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
中甸協律摠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
德齊禮擊壺宣和辨氣胡於靈臺書易珥彤紀言

後世不入文志曰
兵官官夜
彤彤管也
魏志前袁為朱博事
集
句奴傳古本作悔
食周書曰車越
侮食
左言出揚雄曰王
本紀
周書曰雖身亦為
之國以章角神電
為獻
呂氏曰游登天子大
人及雖皆祀其天
周書曰下唐國獻
牛至搜謝爾大良
亦黃正北曰義建獻
也

事於仙室襄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
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逃王慝射集集於高墉
繳太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讒莠茂聞攘
爭掩息柝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若年闕市
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隣昭泰艾憬清夷侮
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髮首貫宵之長
屈膝厭角請受纓縻文鉞碧怒之琛奇幹善芳之
賦紈牛露大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充初
郊虞甄續相尋鞮譯無曠一尉候於西東合軍書

唐之四方無拂也
有天下又曰戎
不距加以節旄
孝往援神契曰德
至山陵以澤出神
馬
礼子威儀自人君不
士而王且政太子以
去之乃之神敵于朱
英此乃說

帝世紀曰堯之
臣沈璧于何方為
掘河使今此春候
是也

恭苞月令之章句
和政令大廟之
三圃 山黃經曰
之山實是帝
之圃南望

此乃林十州記曰
蘇首林東齊高帝
集之
福地 道甲開山圖
原身身名凡海
雍州之福地也 殷
殷 曰氏曰舜自陶
殷 之方人善之陣陳
殷 散死不載後文
或作輔之殷
至晉柔柔詩
手如者金謂
生第之策非茅
之策
式道 漢各式道
左右中儀也
戒道

文選

卷之十

四

於南北暢轂埋麟麟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四方
無辨五戎不距復革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地符
升澤馬來哭單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庶草滋
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
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功
既成矣在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
歟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
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
蕩去肅表平時訓行慶動於天曠載懷乎圃乃朕

芳林芳林園者福地與區之奏丹凌若水之蓋殷
殷均乎兆澤無煦尚於周原狹豐邑之味宏陋譙
居之猶禱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
行虛擔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
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
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亶迴潺湲徑復新滢泛止
華桐發油雜天采于柔莢亂嬰聲於絲羽禁軒承
幸清宮侯宴緹帷宿置帶幕宵懸既而滅宿澄霞
登光辨色戒道執爰展軫效駕徐鑾登節明鐘暢

文選

卷之十

四

論語撰考

有角似月形

水也月星水精故云

山庭摘輔多

才鏡口言面有三庭

言山在中鼻高有

雲相也

金版七更書王版王

文廷多沈樹影揚

善者非子雲雅

眉曰非子雲雅

之才沈樹影之更則

不能成其書

晉曰境字為句恐

未可令自批善注

以余觀之非虛明之

終境不可窮者十

字債且唯神用者

午成一句

時人為曰京都三

明者自名蔡氏

不食守親之

後漢汝都五歲母

能食抱持啼

泣亦不肯食母憐

之為解飯誰已愈

郁察顏之未愈復

信乃宿岳宮德精降祉有二于此蔚為帝師况

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

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

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

摠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

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

異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較

智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

日至若齒危疑秀之老舍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

人宗自同資敬性託賤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

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期歲而孤叔父司

空簡穰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

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常弦汝

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年六

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

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

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

蓋塋殺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

蓋塋殺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

蓋塋殺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

蓋塋殺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

蓋塋殺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

蓋塋殺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

蓋塋殺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

蓋塋殺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

蓋塋殺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

蓋塋殺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

蓋塋殺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

中... 晉書荀

監... 中書令張華

依... 劉向所錄

錯... 亂又得因家竹

書... 身自撰次以為

四... 部藏晉書李元

作... 即于時出報復

刪... 除煩重小於規

分... 為四部秘閣為

永... 制五經為甲部

史... 記為乙部子為丙

詩... 記為丁部

吳... 均齊春秋曰儉

精... 神秀徵射

聖... 意察見多難曰

穿... 相前也括指

為... 持少乙有棟梁

之... 氣矣

文選 卷之十

五十一

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秘書

郎遷太子舍人以遷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

遷秘書丞於是采公嘗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

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

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

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

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

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

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

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為義興太守風

化之美奏課為最遷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

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

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慙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

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寔資

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締著王佐之符俄

遷左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

時年二十八末艱虞百王流季禮奈舊宗樂傾恒

軌自朝章國紀典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

齊書曰明三年

父給此職固懷

沈守者王僧綽

侍中二西平

上右侍身言

於宮夜宿將士

緝切聞頃之物

檢大中相得

所侯善本

啓恩及廢諸

乃以害云也

敬歸常侍金

世祖賜

啟侯

五十一

應劭漢官儀曰
獻帝建始四年
始置左右僕射
以執金吾營部為
左僕射衛尉為右
僕射今以策勳為
營部非也
虞孫晉書曰盧
欽少好學為尚書
僕射分吏部清字
遂李柏為廉子
六輔 章昭曰六輔
扶風河東
河南河內 楚夏
史記曰淮南而陳南
則此西楚也穎川
楚夏之居也

拜仇 多漢許制
元子世嘗殺
人表 中興晉曰王
參軍人倫之
表沙其 挂服 晉
師之 挂服 襲
潛為兗州刺史嘗作
一胡牀及太醫挂子
官第凡所用物必皆
呼為服也 捐駒 又曰
為王孫太守家有舊
生駒留付郡增所
產故也
善曰借辭儀同三司
也

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傾袖無帶用太
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
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分
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
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
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
書令鎮軍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
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
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温

太真劉真長成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
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
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浚恒慕表求解職
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
實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
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即轍棄子後子胥
怨皇太子不矜天安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
蘭又領本州太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
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

重遠謝承後漢書曰揚賜重遠其正也

列緇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于手而存國人哭于巷婦人哭于机

班固漢官儀曰班固漢官儀曰

善曰齊春秋曰儉不衣裘服服用白田而已消自有急遽之心表出財以賑其貧也
單門三輔決錄曰王豹出
丹青青
門鍾會集言程
冥成曰丹青之
凡青冥之在也

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

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

奔競之塗有自来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

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拔奇取

異興激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

二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

慟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相

功女寢機而已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

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

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

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

絕於耳目自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妾門多長者立

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

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

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品人論各盡其用

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

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

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古無

下勅銀漢記

濟曰至於大財之理性
多實和故若可犯

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蒙服請罪遠夷慕義。宣
威授指寔寄宏畧。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
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
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
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
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
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
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
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

善面作所引列子

為更積習成奸。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
照物動必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
儁民。瑚璉之宏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
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鍊陵倅於西山。一面之榮。
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
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
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
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
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

文選

卷之十

五十五

文選

卷之十

五十四

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垂範為如干卷所撰
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之言不列于集集錄
如左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漢書曰王莽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
宣布詩襄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

為聖主得賢臣頌

漢

王子淵

三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羨藜藿與者
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
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願有至

良曰旃禮也

服虔曰玉指曰玉曰
春曰玉曰正曰公是
也

如得曰砥律作貌

晉灼曰砥名出南陽
故曰砥
如得曰泥河澗澤路
也

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
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
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
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斲及至巧
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鑿水斷蛟
龍陸刺犀革忽若篲泥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
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
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

一

五

張晏曰齧膝乘
且皆良馬也
韞車也
善言遺風風之疾者
也

冒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乘白王良執
韞車韓哀附輿縱馳馳驚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
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入極萬里一息何其遠
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
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滄何則有其具
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也是
以區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
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
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柏設庭燎之

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入者勤於求賢而
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
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
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
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審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
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
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
離疏釋譴。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
孫。以資說士。故在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

翰曰關猶用也

璣以為楚詞曰奏
伯牙之琴鐘馬融
長笛賦曰鐘鐘為
調號鐘琴也伯
牙名琴未聞能擊
鐘也曰鐘書多借
假或以此處為號

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蟬
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故立乎主聖俊人將自至若堯舜禹
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
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篪鐘
蓬門子轡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
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
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
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

漢書宣紀元鳳
元年西羌反

正易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
必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
聽已聰恩從祥風朝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
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澁自
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誦信
若彭祖啾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誰去哉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 楊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

漢書宣紀元鳳元年西羌反

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亮國成德有守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造之鮮陽營乎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元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固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克國作武赴赴栢栢亦紹厥後

出師頌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討上蔡侯涼州叛羌播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出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舉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東漢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東帛乘馬

史孝山

茫茫上夫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替五井五曜霄

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一。天命中易西零不順東夷邁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栢栢上將寔天所啓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憲章百揆為立作楛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律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整寨澤露遐矣功銘昂鉉我出我師于波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介珪既削列瓊酬勲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傳子傳孫顯顯

令問

酒德頌

晉 劉伯倫 名靈 為建威參軍 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
高燭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
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
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
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
起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踞蹠枕
藉糟無思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

列聖孟子注曰糟者
齊俗名之如酒糟也

善曰焉如猶何如
也又曰二象隨已而化
類象羸之變也蟬
也

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
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
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鄴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
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
平楚主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
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主豐盧綰長沙文王
吳芮荆主沛劉賈大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

文選

卷之十

五十九

斬

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
侯高陽鄼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
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
軍信武肅侯斬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鄼食其中郎
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
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
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
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參下躡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非

善曰參不清澄之貌

春秋元命苞曰
造起天地鑄演
人君通三才之賦
春秋百篇圖曰里帝
之治八百歲運極而
授木者帝七百十
歲而授火

蕭何

曹參

張良

徊三靈改下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
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
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光以渥萬邦宅心
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
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
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
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襄東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
命因心測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

文選

卷之十

卷之十

善曰將伐其得則
先其未北欲隊其
響在於為音

陳平

孫百上兵伐得其
次伐交

四四方也

韓信

遁形武關是關鴻明是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
印甚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主從風
五侯久集霸楚寔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頭翼鳳
戰託跡黃老辭去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
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與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摺
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於足離項于懷
格人乃謝楚翼寔推韓主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
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去策出無方思入
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陵險必夷摧剛則脆聲

兩主將命於足下
為漢則漢勝為楚
則楚勝

彭越

黥布

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
登山滅趙威亮火列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
單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
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
通絕楚彭越觀時設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
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
布耽耽其眚名冠疆楚鋒猶駭電觀幾蟬蛻悟主
華高肇波泉風翻為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
矯三雄至于坂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

文選

卷之十

六十一

張耳

王信

盧綰

吳芮

劉賈

王良

非德孰可謀之不滅。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

魏士也。罔極。自詒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

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

條以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

盧綰自微。婉變我皇。跨功踰德。祗爾輝章。人之貪

禍。寧為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在載

忠賢。肅肅荆王。董我王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勲。庸

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濟。安國遠親

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

周勃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之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主

與亡。末命是期。絡侯質木。多略寘言。曾是忠勇。惟

帝攸歎。雲鷲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

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條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

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一難。勲耀上代。身終

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數。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摠

干鴻門。披闥帝宇。聲顏詣項。掩淚寤王。曲周之進。

于其哲兄。俾率爾徒。送王于征。振威龍蛇。據武壩

城。六師寔因。克祭禽豨。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

文選

卷之六

詩

灌嬰

傅寬

鄧翁

鄧良其

婁敬

陸賈

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

城有謀頽陰銳敏屢為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

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

勲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珍國俾亂

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

規白鶴比距飛狐即倉敷庾據險三塗輔軒東踐

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寔念言祚爾

孤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

伊洛定都鄧錡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抑抑陸生知

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翦亂

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

朗朝儀則昏穆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

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跡察

伴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漢披楚

唯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

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南振楚威自撓大略

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狂項軹

軒是乘攝齋赴節用死歆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

漢孝武伯曰侍云
九變復費和言
之選應劭曰變政
復禮合於先王舊
習選善也

叔孫通

善何進蕭信無
知進傳于

魏無知

隋何

董公

袁生

紀信

齋

文選

卷之十

六十一

周苛

向曰誰也晉曰
時時也前有且例
向注不通

侯公

文子曰晉喪之於天
下也雖時者亦聽從
者多若川之為海
忽感之各以清濁應
物也

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執借
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
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是
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
利在彼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護錯音交龍比
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
四克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類

東方朔畫贊 序

夏侯孝若

後漢尺一制帝
改興于三年為建
安九年今之魏也
也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
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
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
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直道也故
頽頽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
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也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
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個儻博物觸類多
能合變以明弄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

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辨。
 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
 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自而諷於口。過
 身而闡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
 嘲哂豪傑。籠罩靡前。昭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
 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
 蓋立。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
 生嘘吹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
 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

風俗通曰東方朔
 曰大白星精黃
 帝時為凡庸竟
 特為務成子周易
 老聃右越為范
 芝野為公為明吏
 氏

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
 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
 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稽矯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五濯
 足。節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
 克柔。能清伊何。視汗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
 五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
 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栖遯下位。聊以從
 容。我來自東。言遑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

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
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交蕪棟傾落草萊弗除
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
德固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
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
則為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
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

第一段

善本無上字
善曰蒼頡造字
戒也曹增訓華
治華也古訓順相
通

第二段

曰氏曰天道圖地
方聖人之所以天下
君執圖臣處方方
圖不易國不易

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離不同且跡有優
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華千載
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
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凌遲斯
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
期榮御圖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
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遠
竊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
以之卦海衰世之中保持明節君臣相體若谷符

文選

卷之六

六十二

第三段

向道勝冒以道御物也

文子老子曰欲治之至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之術以不歲不一也

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在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

第四段論文若事

第五段論荀攸

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壽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福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仁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

管子白夫玉折而不撓勇也
第六段論崔琰

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幸
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
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
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墜君臣易位則崔子所
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
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
未嘗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
孔明盤桓侯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
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

第七段論孔明

第八段論周瑜

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
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
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
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
璧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
奕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
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
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况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
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

第九段一篇總結

文選

卷之六

六十九

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
體不滯風軌德音為垂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
所懷以為之讚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
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
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
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
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
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

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一漠揚波虬虎雖
驚風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

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

無幽蘭嶺無亭菊英英文君靈鑒洞照應變知微

探賾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

妙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

時終功濟宇內始救生人終明風槩公達濟朗思

同著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邁此顛沛

孫子白直人夏則
松竹也

荀彧

荀攸

文選 卷之十 七

袁煥

蔡琰

徐邈

神情玄定處之彌泰培培慕裏筭無不經疊疊通
 韻跡不整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矢能拯物愚足
 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
 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
 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行不脩飾名跡無
 愆操不激切素夙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
 疎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息樹芳蘭剪
 除荆棘人惡其上時不容暫琅琅先生雅杖名節
 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景山恢

陳羣

向肆用也

夏侯玄

王經

授王經仲愛松蓋
引孝經愛敬又兼
說則作愛可從矣

陳泰

詭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
 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
 戴元首擬伊同取民未知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
 讜言盈耳王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
 下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
 由直跡濇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
 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
 敬授既同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
 遠期在忠孝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

文選

卷之十

二十一

賈誼上書

孔明
百六陽九出漢書

龐統

蔣琬

黃權

及陸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

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

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

用苟非命去訛掃霧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禍

中林鬱為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

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

網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

陳霸業已基公琰殖根不忘中止豈曰摸擬實在

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

周瑜

張昭

魯肅

衡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

假編鄰國進能微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民心將

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

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

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子布擅名遭去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

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木業

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

此南面寔由老臣才為去出亦須才得而能任

女選

卷之十

七十一

諸葛瑾

陸遜

顧雍

虞翻

吳志曰翻性不協俗多見毀傷楚詞驪騭蹄躑躅弊

孔叢子曰驪騭同聲白牙之吹嘯玉石相揉和以之嘆息

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
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殺將命
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鵲鶴固慎名器伯言蹇蹇以
道佐出能勤功入能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
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波白
珪質無塵玷立上以恒匡止以漸清不增繁濁不
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
摧逆麟直道受黜嘆過孫陽放同賢庶洗洗眾賢
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驥首天路仰挹玄涼俯弘時

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趨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
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遐風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
夫增氣

符命類

封禪文

司馬長卿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
秦率邇者踵武逃聽者風聲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
者不可勝數也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
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

養本與之字

管子曰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

文選

卷之十

三

文穎云郵至也行直也
大行情太平之也
晉曰致也

用易也字

指曰都於也

張揖曰逢遇也五
逢天晉象祥

善作澤文穎曰關
澤皆祥也

此句無珍字

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
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
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
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邛隆大行越城而後
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
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
湛恩麗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
繼也是以業隆於強祿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
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

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
沕滴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霰散上暢九垓下沂八
埏懷生之類靈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森逝邇陬
遊原遐濶泳沫首惠鬱沒眩昧昭晰昆蟲閭懍回
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傲麋鹿之恠獸導一
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柢之獸獲周餘珍放象于
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圍賓於閭館奇物
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
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

文選

卷之十

七十三

漢書音義况表也契約也

晉曰為去声

世以登介丘不亦惡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
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諸夏樂貢
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
變應期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甫設壇場望
華蓋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
讓而弗發也契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惡焉
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
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齊厥
垂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脩

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不替
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
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斯事天下之
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
雜搢紳先生之畧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
展案錯事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載
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
波飛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
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

文選

卷之十

下十五

李奇曰侯何也

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摠公卿
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
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
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
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
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
般之讞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收收穰穰
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厥塗靡送天瑞之
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波靈時孟冬

三五臣作通可

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帝用享祉二代之前蓋
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煥炳輝煌
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
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巒披茲觀之天人
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
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
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劇秦新美

井序 注本作美新

楊子雲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李充轉林論曰揚
氏論秦之劇抽
新之美

幹曰尚廣幾也晉
謂尚尚賢尚德尚
也

晉謂弊五教又

常昭曰眩惑也

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
羣賢並位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至聖之德龍
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精之
道鏡照四海聽於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
神明配五帝冠三主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
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一
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顛胸病恐一旦先犬馬
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
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忠也

幹曰務閑也

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祐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
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主始存在乎混混
茫茫之時釁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
有云者上罔顯於犧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者於
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
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嬴越西戎邠荒
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
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

善曰難古然字

說文曰大也
擴大不可親附也
李第出之乎
音義曰經謂星正
于東而入于西或言
入東也
善液作釋曰纒
結也言神是物其
善言不復稱其
纒或作夜

善曰汎与泗同所買
又

迭鞅儀帝斯之邪政馳驚起翦恬貴之用兵刻滅
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自遂欲流唐漂
虞條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
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
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
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弗經
賈也狄鬼信之妖發神歌靈滄海水羣飛二世而
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
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惑上覽古在

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澈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典
舜威儀者陷桀紂况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
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
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
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擣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
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
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
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
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津

善曰離庭也良曰
治也晉謂離者載
離寒暑之離也
豐通其兩
吳錄孫策各曰殷
湯有白鳩之祥
言白鳩也

渤沕滴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兩散詭彌八圻
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
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
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侔儻謫
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
下四十有八章登假皇宮鋪行下土非新家其壽
維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鳥素
魚斷地六斯茂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
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如

也

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佗穰穰且寐不寐勤
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
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
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洎殷周之失業紹唐虞
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
炳煥照耀靡不宣臻式軫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
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
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穰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
脩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

脩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

臣灼漢各注若類
及之詞也

善麟与麟古字
同用

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
度三壤經井由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
燦德懿和之風廣波摺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
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漢流
行而不韞積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
望允塞羣公先心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
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
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
沈潜甸内帀洽侯衛厲揭要芟濯沐而述前典巡

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廣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
業也盖受命曰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况
堂堂有新心丁厥時崇嶽滄海通瀆之神咸設壇
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内
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讓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
作帝典一篇奮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搗之罔極令
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
至精聆清和之心聲則百土伊凝庶績越熙荷天
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也庶可試哉

文選

卷之十

晉書

七卷曰尚書郎北海
長隆

典引

典者堯典也漢為堯後故班生將引堯典以述漢德是命曰典引

班孟堅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郝
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
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等對曰
此贊賈誼過秦篇言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
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
本問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
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
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

善言也

向之周也

良云刻治也

馬相如誇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
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
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
論昭明好惡不遺細微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
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
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夫固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
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無實然皆游揚後
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
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

大漢

卷之十

發是之與濁也

又其所依為氏號者
功之表也
向曰釋也皆曰
釋相釋之等上自
多不可得而綴法
政以開釋猶之垂
緒也

綽者莫崇乎陶唐
之德也
越者遠也言曰
越者遠也
向曰三季三代之在
善曰釋也世稱
國也

向曰見也皆
曰見明也

也

輯善作捐

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樂啓發憤懣覺悟
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
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
烟煜煜。有沈而與。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
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
契。寂察而止。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
闡釋。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哉。曷乎其書
猶可得而脩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幽光而未曜
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

綽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
夏。右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
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衰。末值亢龍之災孽。
懸象闔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
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
粲爛。真聖明之式。雖臯夔。衡曰。察物之輔。比茲編
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
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燿。
胡縊莽分。尚不泣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輯羣后。

考曰古文為
考曰失陳致
勉也曹曰誓也
敦也勝也善也
與厚也文同
本事曰誥戒史
曰批言誓也
批曰補布也曹謂
神也

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
為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
上之烈精縕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
之上儀誥誓所不及也鋪觀一代洪纖之慶其贖
可探也並開迹於一貫同受侯甸之服弁在勤民
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
黎崇之不恪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
虎螭其師華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誅
盡護有勲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倚邠翁純激繹

曹曰言能自神
明且德也
又曰為下揚於漢德
改敗折二代也

蔡曰孝文為大帝考
武曰世不考曹曰
中子孝明曰
曹曰曹文侯
曰曹曰曹文侯
曰曹曰曹文侯
善以歷道屬尚

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
焉舜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畧有常審言行
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
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一
祖之重光龍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
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隱亡回而不泯微胡
璿而不顧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
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
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露稟性類渚理品物咸

晉曰鏡猶也周
隆於代一曰榮
曰尊互文
晉曰武王立殷後
曰嘉公國後曰
承休公以官而
手二代
古書大傳曰周公
作樂優游三年
晉曰爾出儀禮

互文

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出德臣列辟功君百王
榮鏡宇宙尊亡與亢乃始履鞮勞謙兢兢業業貶
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
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用萬誨之士不傳祖宗之
髣髴雖云優慎無乃愆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
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
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鯨鯢之
惠浹燔瘞懸沈肅祗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
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罔質於郊

鏡

六公全書曰越家
越相

晉曰榮猶也周
隆於代一曰榮
曰尊互文
晉曰武王立殷後
曰嘉公國後曰
承休公以官而
手二代
古書大傳曰周公
作樂優游三年
晉曰爾出儀禮

升黃輝采麟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
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
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
昔周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髮之事耳君臣動色
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盖用昭明黃畏承
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廢以懿鑠豈
其為身而有顛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動德旅力以
充厥道啓恭館之金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享也禮行德奉

文選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享也禮行德奉

西為上錄未詳
辨名臣傳

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
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見
寤寐次於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命也伊
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叶有四人有不俾
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
聖上固以垂精游神苞舉執文屢訪羣儒俞咨故
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餉敷仁義之林藪以望
元符之臻焉既感羣后之謹辭又悉經五絲之碩
慮矣將緝萬嗣揚共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

而逾新用而不竭注注乎丕夫之大律其疇能
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唯易漢



文選刪註卷之十終

39-8138

文選

八十五

